

父女和解看見愛

文 / 何栩藝 大林慈濟醫院社工師

徐徐微風吹拂過臉頰，窗外的陽光映照在灰色的氣氛下，顯得格外刺眼，我在病房內開始傾聽小榕的故事。小榕在大學時被醫師診斷罹患紅斑性狼瘡，期間因為病情控制良好，故不把健康放在心上，日以繼夜地忙碌於課業、升學及工作。直到今年的秋分之際，開始感冒發燒、臉上出現小紅斑點等症狀，在家人的陪伴下到大林慈濟醫院求診。

小榕開始意識到自己生病了，她這麼說著：「身體生氣了、告訴我她生氣了，她討厭我沒有好好照顧她了。」不斷地責備與否認疾病的爆發，讓她出現適應困難的焦慮、憤怒、難過，也讓壓抑多年的情緒與壓力一次湧上心房。透過醫院志工輾轉求助，我開始陪伴這生命、陪她重新萌芽。

心苦更甚於身苦

個子嬌小、雙眸大眼且留著烏黑秀髮，是我見到小榕的第一印象。住院的前幾天，小榕因為震驚、不相信、自責和強烈的哀傷，讓她深陷在痛苦的深淵裡，利用嘔吐、不吃東西來抗拒所有的治療，也加速了病情的惡化。我在一旁

握著害怕、無助的雙手，用溫柔的眼神告訴她：「社工姊姊在這裡、爸爸媽媽在這裡、神在這裡，妳不必害怕。小榕心裡痛、身體痛，姊姊知道，大家都陪著妳。」語無倫次、思緒混亂、身體攻擊、接受否認循環等種種症狀，讓家屬身心俱疲。小榕的淚珠潸潸落下，所有的痛苦都埋藏在身體軀殼裡，無法用言語表達出來，在一旁的我如實地感受到內心被震動的聲音。

多次單獨與小榕會談與陪伴，她開始道出從小在嚴格家庭教育下長大的壓力。父母情感的衝突及長期親子關係緊張，讓小榕在面對突發的疾病時，無法像人生規劃表般依序進行，家庭運作功能遭到衝擊，家人照顧也因此重新洗牌。小榕的內在充滿自責與矛盾，失落的石頭重重地壓著讓她無法呼吸。

病情反反覆覆、情緒起起伏伏，讓醫護團隊與父母如同搭上一臺雲霄飛車，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。歷經了將近一個月的陪病期間，醫師及專科護理師細心照顧小榕的健康，護理師定時監控及囑咐用藥的方式，使病情逐漸穩定。

反思己身 擁抱生命裡的愛

我帶著小榕與父母走出醫院的長廊，坐在院區剛開滿花的欒樹下，探討小榕在小時候對於家庭的記憶；我像信心喊話般，鼓勵小榕向爸爸說出藏在心底的話。「爸爸從小就嚴格要求我的課業，讓我與爸爸不敢親近，發生任何的事情我都放在心底，這一次我想跟爸爸道歉。」爸爸心裡慚愧地說給自己聽、也告訴小榕：「爸爸對不起，沒有在乎小小榕的感受，原諒爸爸好不好？」我引領著父女伴隨親情的愛，讓他們在罹病後疲憊不堪的身心靈裡找到出口。這樣的和解對於小榕來說，如同石縫中的一道光，點亮垂危的生命。

從服務病人中讓我省思到自身的家



小榕手寫的卡片，是何翹翹的珍藏，也不時掛念著給予祝福。

庭。從小為了引起父母的注意，所以做了許多叛逆的荒唐事蹟，成為老師眼中的調皮學生，讓我的父母因此對我更加嚴格管教，也造成我以更強烈的方式來反擊。直到高中，我選擇一間離家裡很遠的學校就讀，開始自立生活，我才慢慢學習到父母對我的疼愛。父母愛我是真實存在著，只是我的眼睛看不到、感受不到生命中什麼是愛。

成為社工後，更深入地檢視家庭脈絡，每一個生命在不同的時間點出現，也提醒專業照顧者要多覺察生活周遭的事物，多體會生命的感動與感恩，能讓自己用不同的觀點看待事情，也能在服務過程時給予不同的回饋。有時候我們想的未必是對的，放下執著與歧見，用心去感受，其實愛已在，不用等待。



何翹翹成為社工後，更深入地檢視自身的家庭脈絡，也提醒自己和專業照顧者多體會生命的感動與感恩。攝影／林濶鉸